

# 毛新宇撰文怀念父亲毛岸青

《人民日报》7日刊载已故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、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的文章，对刚刚去世的毛岸青表示了怀念。文章题为《怀念父亲毛岸青》，摘要如下：

2007年3月23日凌晨，敬爱的父亲毛岸青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他走得那么安详，那么从容。父亲生前默默无闻地工作，平平凡凡地生活。而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却得到人们那么深沉的缅怀。人们都说，毛岸青是个“凡人”，正因他平凡才越显得伟大。他一生历经坎坷，备尝艰辛，但他做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，他无愧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好儿子。这些年来，一批又一批的人前来吊唁，一批又一批花圈摆满灵堂。党政军领导同志来了，家乡的乡亲们来了，各界的朋友来了，外国友人来了……在全国各地，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，在各地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怀念和哀思。在他的告别仪式上，胡锦涛、江泽民、吴邦国、温家宝、贾庆林、曾庆红等中央领导，郭伯雄、曹刚川、徐才厚等军委领导亲自参加。我想，这正是对父亲伟大而平凡的一生的最高褒奖。

站在他的灵前，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，此时此刻，我是多么怀念他啊！



毛岸青和毛新宇一同悼念毛泽东（资料图片）

## 经历了不平凡的童年

父亲经历了不平凡的童年。1927年秋天，爷爷领导秋收起义，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。奶奶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——我的父亲毛岸青和伯父毛岸英、叔叔毛岸龙，在家乡坚持秘密革命斗争。奶奶深爱自己的孩子，同时也深知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，地下斗争的严酷性。在给亲属的一封信中她写道：希望三个孩子将来能够在春天的花园里自由地成长，不再受暴风雨的侵袭。然而，1930年10月的一天，奶奶被敌人抓进监狱，她柔弱的身躯经受了严刑拷打，又毅然扯断那割舍不断的母子深情走向刑场，当时只有29岁。从此，父亲兄弟三人，永远失去了母爱。

在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，父亲三兄弟逃出虎口，来到了上海。叔叔毛岸龙因病早逝。

由于形势恶化，伯父和父亲流落街头，过了五年悲惨的弃儿生活。多少年以后父亲向我回忆到这段苦难生活，还感慨地说：“那时，我和哥哥毛岸英就像《三毛流浪记》里的三毛一样，什么苦都吃过。”

1936年，伯父和父亲被党组织重新找到，托友人送往苏联。他们在国际儿童院十年制学校学习，父亲化名杨永寿，俄文名郭良。1938年3月4日，父亲和伯父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到来自远方延安的爷爷的亲笔信。信中写道：“亲爱的岸英、岸青：时常想念你们，知道你们情形尚好，有进步，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，十分的欢喜。现因有便，托致此信，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，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！”骨肉离散十多年，这封短短的信，倾注了爷爷对两个儿子多少思念之情！爷爷不仅惦念着伯父和父亲的生活，更关心他们的成长进

步。伯父和父亲在学校学习好，成绩优异，连续几次跳级。

## 成为苏军一名指导员

在炮火连天的苏联卫国战争中，伯父主动报名参军，成为一名苏军坦克连的指导员，随部队与德国法西斯作战。在后方，父亲和当时在苏联的贺子珍奶奶、李敏姑姑，积极参加支前活动，挖战壕、伐木头、送物资、运伤员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，成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。正因为这样，2005年4月，父亲和其他20多名当年在苏联的中国老战士，得到了俄罗斯政府颁发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。

1946年1月，岸英伯父回到祖国。爷爷见到他欣喜异常，给仍在苏联学习的我的父亲去信写道：“看见你哥哥，好像看见你一样，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，将来学成回国，好为人民服务。”1947年9月，父亲回到祖国。回国后，父亲被安排到农村参加土改试点和农业劳动。他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克山县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父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从事俄文翻译工作。他先后参加翻译了列宁著作《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》、《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巨匠》等政治理论书籍和重要历史文献。多少年后，当人们在国家图书馆、在人民日报上查到这些译著和译文时，才大吃一惊：在两三年的时间内，他竟然翻译了这么多著作！有关部门认定，毛

岸青是我国马列经典著作的优秀翻译家，是经典著作翻译战线的前辈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新中国成立之际，伯父毛岸英与我的大姨刘思齐喜结连理。在他们家，父亲认识了大姨的妹妹——我的母亲邵华。

1953年，父亲因病赴苏联治疗，回国后到大连休养。爷爷时刻关心着父亲，嘱咐他好生静养，以求痊愈，同时还十分关心父亲的婚恋生活。在爷爷的支持下，父母由相识到相知，由相知到相恋，终于在1960年建立了幸福的家庭。

## 曾在爷爷遗像前宣誓

父母回到北京后，在爷爷身边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。1970年1月17日，我降生到这个人世间。这给父母，也给年过古稀的爷爷带来了欢乐。从我懂事的时候起，爸爸妈妈就对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给我讲爷爷的和革命先辈的故事，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，唱革命歌曲，鼓励我好好学习，健康成长。

1976年9月9日，爷爷毛泽东离别了人世。在家里布置的简单的灵堂里，爸爸拉着6岁的我，站在爷爷的遗像前，说：“新宇，来，咱们向爷爷宣誓，一定要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。”于是，就留下了那张我们父子庄严宣誓的照片。

从那时到现在30多年，我亲眼看到父母为宣传革命传统，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孜孜不倦地工作。1977年，爷爷逝世的第一个春天，父母带着我

回到故乡韶山。他们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散文《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》，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中学的语文课本。在纪念爷爷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，父亲和母亲共同主编了27卷本大型丛书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》。

对我来说，父亲是一位慈父。他对我讲话从来轻声细语，透着无限的关爱。小的时候，他给我讲过许多故事，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到苏联的名著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他和母亲到各地调研考察，时常带着我，让我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。三年前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——毛东东。父亲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孙子，祖孙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……

## 父亲喜欢弹琴

父亲的晚年生活丰富充实。他乐观豁达，风趣幽默，多才多艺，兴趣广泛。他喜欢弹钢琴，经常弹奏的曲子有《东方红》、《浏阳河》，他喜欢用俄文引吭高歌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、《喀秋莎》使他回到那激情澎湃的年代。他会拉二胡、小提琴，会作曲、打桥牌，还和我们一起下国际象棋。他年轻时喜欢体育，善于滑冰、滑雪、踢足球，上了年纪，还坚持散步、打乒乓球。他喜欢安静，有时全神贯注地看小说，高兴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。他为人和善，处世低调，从不张扬。

现在，父亲走了。然而，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。 据《人民日报》